

要“错采镂金”，还是要“芙蓉出水”？

——由蔡国强“升龙”等现象所想到的

◎ 王宏伟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美，一是“错采镂金，雕绘满眼”的美，另一种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宗白华以鲍照和钟嵘比较谢灵运和颜延之的诗而得出的结论（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作为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类型的美的代指，并明确“芙蓉出水”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美。

具体来说，“错采镂金”的美主要体现在楚辞、汉赋、六朝骈文、楚国图案、明清瓷器，直到今天的刺绣和京剧舞台上的服饰等等，而“芙蓉出水”的美则表现在汉代的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诗以及宋代的白瓷等。宗白华认为，以汉魏六朝为重要时期，中国的审美追求在此前后划分出两个阶段。六朝以后，中国人在艺术中更追求表现自己的思想、人格和精神气度，而不仅仅是文字或艺术表达方式上的雕琢与形式上的呈现。从宗白华的分析不难看出，“错采镂金”大体是指那种追求华贵的、繁复的、雕琢的、工艺的、人为的讲究技艺的美，而“芙蓉出水”则是指那些清新的、自然的、本真的、人文化的、追求精神表达的有意境的美。中国艺术发展至今天，经过魏晋隋唐，特别是宋以来知识阶层的参与和加持，确实为中国美学，乃至世界艺术开辟了新的境界，开掘了人类艺术表达和审美的新视野。中国艺术在审美上追求“书为心画”“得意忘形”，也体现了艺术与人格和精神层面的深层关系。所以“初发芙蓉”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美完全符合中国人对艺术精神的定义和理解，宗白华的美学理论也在美学和艺术界引发了反响和回应。

那么，我们在今天还有没有必要重新审视宗白华区分的这对审美概念？是否能从这两种美学概念中得到一些有益于艺术创作的启发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很有必要深入探讨，今天的不少艺术门类是否还能延续宋以来中国人在审美上的追求，并在信息和人工智能时代开创新的艺术境界。

检视当下的艺术创作，是否存在过分强调“错采镂金”的表现，而缺乏对“初发芙蓉”孜孜追求的情形？实际的情况是追求表面效果、注重包装表现的所谓“精品”，在数量上远远高于饱含情感和温度、深入人心的“逸品”。晚会上繁复华美的舞台制作、电影院里追求视觉感官的荧幕镜头、剧场里造价

不菲的场景设计、展厅中尺幅巨大、炫技有余而内涵不足的绘画和书法……

前不久，蔡国强在喜马拉雅山脉实施了烟花艺术项目《升龙》，因为涉及对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招致各方面的谴责，有关部门做出了处理。其实，单就烟花本身来说，也无非就是将几种带有色彩的火药按照固定的程式排列，通过山脉的走势排布，在点燃的瞬间赢得一声旁观者的喝彩。我们无法从这瞬间的火药爆炸中体会出蔡国强自己说的“这条腾飞的龙为世界传递能量、敬畏、祈福和希望”，蔡国强所谓的“龙”在人们眼中就是一场经过设计的烟花秀，与精心构思又能展现当代人审美境界的“艺术”不能同日而语，更与出现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螺旋防波堤》等作品为代表的，唤醒人们对自然敬畏的“地景艺术”无法相提并论。其实，蔡国强的这场烟花表演即使放在其他地方进行燃放，也仅仅是靡靡巨大，追求华丽的表面效果的火药“错采”，远不能达到我们所追求的“艺术”境界。

此外，以舞台艺术为例，近年来不少

地方组织艺术家围绕各类主题进行了为数不少的大型创作，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并以主旋律的名义为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诠释”和“注解”。

这些作品在呈现上，往往阵容繁复，注重舞台包装的追求和表达，一些作品在演出中确实也“熠熠生辉”。但与作品外在形式“雕绘满眼”相伴生的另一面是，其艺术的审美品格和人文精神往往受到怀疑，作品的浅层化、概念化也多为业界所批评。所以在最近，理论界、艺术界有了一种反思和讨论舞台艺术大制作的声音，有关管理和责任人提出“提倡凝练节制，意境深远的舞台制作”，还强调“一个院团以‘大制作’的方式拍戏，就如同小鸟的翅膀被绑上了‘黄金’是飞不起来的”。这种讨论无疑是对“一流舞美，二流演出”之类本末倒置的艺术风潮的反思和颠覆，因为过分强调制作，过分强化视觉新颖，因为过分强调制作，过分强化视觉新颖的所谓“创作”，既不符合“芙蓉出水”式中国美学精神的追求，也难以与当代人在精神上对艺术作品的期待相契合，其带来的结果往往只能是技术与艺术的割裂，躯壳华美而内涵空洞。

古罗马哲学家、作家西塞罗在《论演说家》第三卷第二十五节里说：“最能愉悦和最能吸引我们感官的东西，恰恰也是我们很快感到餍足而抛弃的东西……新的图画在美和色彩的多样性方面和古代的图画相比显得更加光彩夺目，一开始会迷住我们的视觉，但是这种愉悦不能持久，而古画的粗朴和原始性却仍然吸引我们”“在唱歌时滑音和颤音比真正的音调更柔和更优美，但如果使用得太多，那么不仅具有严肃情趣的人会抗议，而且大众也会不满。我们的其他感官也是如此，会更长久喜欢具有平和气味的香料，而不是喜欢非常强烈非常刺鼻的香料，宁愿闻泥土的气息而不愿闻蔷薇花的香气”。

西塞罗的这些表述事实上触及了艺术表达上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艺术接受中，一些更为追求外在形式，在艺术语言更为注重形式装饰的“作品”往往能够直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也是人们很快就要放弃的“艺术快消品”。我们不否认艺术的表达离不开形式语言的新颖，优秀的艺术作品确实需要一些较为“显眼”的外在形式，但对于艺术创作与接受来说，艺术表达和欣赏不能只源于



典評

表面的情感本能，更要根植于文明和传统，根植于修养与文化。歌德说：“一件伟大的作品会使我们暂时感到自己的局限性，因为为我们感到它超越了我们的能力；只有我们后来把它同我们的教养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我们身心的一部分，它才成为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艺术不但仅仅给人即刻的满足，更要为我们提供永恒的幸福。

之所以再提西塞罗和歌德，是因为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暗合了宗白华对审美追求的区分。概而言之，现在单方面强调视觉感官，强调外在效果的艺术确实有些泛化了，大有一种“错采镂金，雕绘满眼”大行其道的意味。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倡导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人们似乎也司空见惯，习焉不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仲呈祥先生在多种场合下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和纠正，认为优秀的作品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观赏性不能作为艺术质量评判的标准。他认为，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并列在同一个逻辑链条里，是造成以营造视听奇观去取代思想深度和精神美感的创作倾向在批评标准上的理论根源。的确，思想性、艺术性是创作美学范畴的语汇，而观赏性却应归属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而且观赏性往往又与艺术接受者的修养紧密关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难以有明确的指向性。此外，音乐、文学之类何来观赏性之说？所以仲呈祥先生提出“文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里的“化人”“养心”，按照笔者的理解，恰是更提倡艺术“初发芙蓉”的审美观和艺术观。



前不久，呼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高晓梅，与内蒙古鸿德文理学院学生、内蒙古“美德少年”王东麟共同创作的报告文学《长城骄子》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10章、384万字，彩色印刷、小16开本。

《长城骄子》是一部记述内蒙古徒步考察长城“第一人”——高旺贫寒而传奇的一生，记叙了其在新闻采访、戏曲创作、长城考察、保护、研究、开发等多个领域的卓越贡献。

高旺出身贫寒农家，一生情系长城、情系山乡、情系笔墨、情系戏剧、情系广播……在新闻战线工作坚守43年。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自费徒步考察内蒙古、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北京、天津9省区市历代长城，行程8万里。他克服重重困难，用相机和笔记记录长城风貌、长城风采，诠释长城精神、长城意蕴。他成立全国首家省级“长城学会”，首次发现“九十九泉汉长城”，创办当时全国唯一的《万里长城》杂志，促成全国第一个长城保护联动机制——内蒙古清水河县和山西偏关县、平鲁区保护长城联防委员会；创办第一家“内蒙古长城旅游公司”；主持完成了最早有关长城开发主题的国家科学基金项目——《黄河长城晋陕蒙峡谷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出版《内蒙古长城史话》《中国历代长城诗大全文》《博览长城风采》《长城访古万里行》《长城烽火》等多部专著，填补了国内长城研究空白。同时创作了25部二人台小戏与歌剧，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高意独特而重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与民族融合见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更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记忆。《长城骄子》以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关于“挖掘北疆人物精神”的重要批示为首要任务，以长城文化保护、长城精神传承为文学脉络，聚焦几代北疆文化、长城文化守护者的奋斗历程。全书既是对长城精神的具象化书写，也是北疆文化在当代传承的生动注脚。该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讲好长城故事、传承长城精神为引领，对于增强全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汇聚民族力量、传播长城文化、传承长城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深刻而不凡。高旺半生专注于徒步长城、考察长城、研究长城、守护长城、书说长城。读了《长城骄子》，我们不仅能够了解“长城之子”的风采，还可以通过书中对其人生阅历的记述，领略全国各地“长城之子”的风采，感受他们爱国家、爱长城的一腔热血，从中感悟他们不断学习、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不甘平庸，追求一流的敬业精神；克己奉公，勇于践行的担当精神；事业为重，携手并肩的团队精神。

长城赋予了高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高旺依恋长城，爱护长城，研究长城，宣传长城，体现了“长城之子”的情怀。长城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完整的代表，长城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高旺身上展现出的长城风骨，正是长城精神、中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正像王东麟的文章中所说：“我真正领悟到长城的真谛：独立、自强、自尊、感恩、合作”。

语言生动而流畅。高晓梅、王东麟的报告文学，深得传统长城文化、北疆文化的滋养，深得当下生活的滋养，故事情节大多源自生活，都是沾泥土、带露珠，有情感、有温度、接地气的人物传记故事。故事生动鲜活、干净利落；文章主题鲜明，叙事宏大，内容翔实，思想丰盈饱满；作者情绪饱满坚定，怀揣对高旺的怀念和对长城的情怀，感情真挚细腻，叙事、状物、议论、抒情，皆灵动流畅，展现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

《长城骄子》是一部关注长城文化、北疆文化的文学经典，是走长城、读长城、书长城的时代礼赞；是保护长城、开发长城、推广长城的人物传记；是一首书写长城故事、续写长城华章、筑梦乡村振兴的叙事长歌。

高旺用一辈子的时间考察、守护、研究、开发长城，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他的长城情怀，记住每一位奔走于长城、探索之路的思考者、观察者、攀登者，研究好长城，保护和利用好长城，宣传开发好长城，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责任与荣光。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亦真亦情，与北疆风光同行

——读长篇报告文学《风光无限》

◎ 郑晓峰



品鉴

民族的建设者一批批涌向这里。他们成为了包头的新市民、包头的主人，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贡献。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体现。

报告文学《风光无限》中记录了一个“包你满意”“包你放心”的故事。营商环境是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是不断吸引项目落地的梧桐树。2021年10月，包头再添光伏行业新成员。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市人民政府签订协议，入驻包头市九原区工业园，注册成立内蒙古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时隔一年两个

月，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公司总部由新疆搬到包头，并于2023年1月，完成了千里迢迢的大迁徙。是怎样的诱惑，牵动一个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深耕光伏行业10多年的企业，改变其总部驻停何方的命运呢？

起初看到包头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风、光资源优势；随之感动于“包你满意”“包你放心”良好营商环境的支持；最终，包头形成的产业集群效应，必将共同构建起健康产业链生态、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建设者给出了答案。

情到浓时“齐心协力”。面对全人类共同的低碳零碳愿景，面对光伏产业的井喷式发展，面对内蒙古及包头市激浪翻涌的新能源产业时代，红色文化“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发源地包钢，怎么能够缺席？作者用她敏锐的视角，记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钢铁企业积极寻求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之路，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做出的新篇章。2022年，包钢牢牢把握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瞄准光伏支架这个新产业，决定从镀锌板生产线入手，实现钢铁生命的凤凰涅槃。第三、四代包钢人、科技人员以忘我的工作热忱，填补了内蒙古地区锌铝镁产品的空白，还研发和生产了稀土风电钢板等“拳头产品”。重塑了企业形象，擦亮了“包钢制造”新名片，奋力向新能源产业进军，成功切入转型升级新赛道。

众所周知，工业题材创作是难题的骨头，成功的作品不多。创作者需深入了解行业背景和专业知识，投人真挚情感，才能写出精彩情节、塑造鲜明人物。

长篇报告文学《风光无限》不是用枯燥的数字和术语去表达叙述，也没有写成“科普”文章，而是字里行间迸射着新能源建设者创新创造的活力。解析新能源产业绿色的释义，不只是站位于内蒙古包头市直奔世界级的目标，更是从全人类为改善气候条件、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的不懈努力入手，胸怀一个宏观而伟大的主题。全书描写了新时代的绿色发展需要和背景，关注时代的大潮涌动与内蒙古发展方向。书中的事件和人物，紧扣内蒙古各族儿女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强大信心和底气，让事件更生动，让人物更感人，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作者对该书所写的“风光”，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展示这座城市在新能源赛道上成功转型升级的“风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风光”，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风光”。长篇报告文学《风光无限》弘扬和传颂着包头这座工业城市的气质，以写实的手法、散文式的表达，真实地记述了这座工业城市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无限活力和耀眼荣光。全书中对立和统一，用细腻朴实的文字和一个个篇章揭示，将历史佳话和现代城市奋力向前发展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从投资商、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的工作视角，从他们在这座城市中的生活感受，到他们赋予“齐心协力建包钢”新时代的新的诠释……平实的人物情感、饱满的干事热情、真挚的生活向往，在书中淋漓尽致地完美呈现。

长篇报告文学《风光无限》是包头市2023年重大主题文艺精品创作项目。写作组的成员动笔前做了准备，动笔后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他们带着责任和使命，将目光既放在内蒙古包头市热火朝天的新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中，更放在无限美好的北疆风光里。

回味

